

意外機緣遇王將軍

查證老歷再任公職

一天，我正在井邊洗菜，孫太太忽然來報：

「有一位王將軍來看你！」

我一時想不起是那一位王將軍。我在軍中多年，同袍們一直對我很尊敬。（請參閱本書第一集柳際明將軍序，此處不再重複了）在恩施省立醫院治病時，也有幾位同袍來探望我，使我感激。但確實想不起有一位王將軍。及至見面，并不相識。但人家既是專誠來訪，我也祇有以禮延接。却因訪客突然而來，使我來不及換衣服，其實我也沒有衣服可換，就那樣藍布上衣黑綢裙，同時還繫着圍裙，就去會見這位來賓。而且我又祇有一間兼書房、寢室的房間，但總不能讓來客站在院子中和我談話呀！不得已也惟有請王將軍到「書房」寬坐了。

我在圍裙上揩乾了那雙濕漉漉的手，一面接過訪客遞過來的名片，上面的姓名是：

王超凡字季野安徽太平人。職銜是保安司令部（其後改稱警備總司令部）政治部主任。

王將軍開口說話了。他也不作套語，開門見山地說：

「聽見錢久孚先生說了，褚先生願意再任公職，我們深表歡迎。」他斟酌了一下再繼續他的話題：「褚先生的筆下好，爲人忠貞正直，我們欽仰已久。有一個時期，戴雨農先生，想請閣下去做女同志們的領導人，爲了一些人事上的原因，沒有成爲事實。現在我們辦了一個訓練班，想請閣下去擔任女生班的主任，不知道褚先生肯不肯屈就？」

我表情很沉重地回答：「說屈就是太客氣了，祇怕自己的能力不夠。但我證件不全，不能銓敘，一切都談不上了。」

王將軍却說：

「我今天來，就爲了閣下不能銓敘，想來稍効微勞的。」他認爲：「閣下既然在十八軍做過許多年的事，國防部總有老律可查的。如其能夠查到老歷，銓敘也就不成問題了。你有空，請開一張履歷給我，我明後天再來。」說畢起身，我知他很忙，也不強留，送他出門時，他的司機，已在大門外等候多時了。

我編完了手中的稿件，就去找錢久孚先生商量，王超凡邀我去工作的事。

錢先生說：「我是認識王超凡的，他曾經在胡宗南將軍處，擔任過許多年的政治部主任。戴雨農與胡宗南很熟，戴和桂永清的交情也很深。王將軍之所以了解你的能力很可能是桂將軍說的。桂是戴的至好朋友。他每次去重慶時，就住在戴公館，可見兩人交情的深厚了。他們都是很愛國，和忠於 蔣公的。只是

：「

他在「只是」以後，竟然一言不發地呆呆坐着，而沒有下文了。我已明白了他沒有說出口來的是一句什麼話。於是就告辭回中和鄉來。豈知王將軍早已在等我了。我向他說了抱歉的話。他也不作寒暄。祇問

「履歷表寫好了沒有？」

「寫好了。」我回答，便把表交給他。他說：

「有了結果，我就來通知你。」

但我向來不是個患得患失的人。這種陳年的檔案，可能是很難找到的。我之將履歷表交給王將軍，無非是一種：「姑妄言之姑聽之」罷了。

一陣子的改稿編稿，我早把這事忘了。

隔了幾天，忽見王將軍欣然而來，說：

「找到了，請你看看，是不是有什麼訛誤？」

見上面這樣寫着：

「十八軍中校秘書

第三路軍總指揮部上校秘書

委員長行轅參謀長辦公室秘書

武漢警備司令部上校秘書

軍委會戰幹團女生大隊上校訓育主任

以上五項，核與老歷相符。軍委會政治部上校秘書等，查無資料。

發文的年月爲民國四七年三月十日。

字號爲(47)註識第588號

局長陸軍少將宋達」(國防部副官局)

這是很意外的。如不是王超凡將軍的聲望，以及人緣良好的話，誰又願意在這些塵封的檔案中，爲你去做這種查證的事呢。

王將軍說：「你追隨陳副總統的時間最久，他又是當年的政治部部长，他若能出具證明，那麼他的效果，就與正式的證件無異了。」

我回答：「辭公也有困難，他的部下太多了，所以他是一向不肯替人作證的。我也不想去麻煩他，他實在太忙了。」

王將軍聞言默然。他似乎想說什麼，終於不曾說出口來。過了一回，他猛然想起：

「主官不爲證明，可請當年的人事主管出具證明，也有相當的力量。」

「政治部的前後兩任人事處處長莊明遠，朱代杰，均已陷匪。」我說：「我追隨羅卓英將軍的時間也

有好幾年，我想他是肯爲我作證的。」

「好的，那麼就請你去進行。我們固不必熱中於功名，但也不必放棄機會。」

我向王將軍道謝。

王將軍笑道：「我的唯一目的，是爲了要請你去替我做事呀！你是不能忘記我的動機的。」我也以微笑作答。

第二天，我編完了手中的稿件，打聽得羅慈公正在台北，便拿了國防部副官局的復文，去信義路一段十號晉謁羅將軍。

羅慈公一口答應說：「這是義不容辭的。但證明有一定的格式，我辦好了給你寄去就是。」

不久，羅慈公寄來了證明書。還鄭重其事地蓋上了國民代表大會的印信。（因羅公是國大代表）然後，我又去找郭外川先生，他以恩施湖北省政府人事處長的身份，爲我作證外，又將自己的證件，附在一起，以資徵信，使人銘感。至於軍委會政治部的一段經歷，由於無人作證，祇好變成空白了。

王將軍來討回晉時，我便把三份未燬去的軍委會原始證件，和羅、郭兩先生的證明交給王將軍。他接過文件，便很高興地去了。

可是，我還在遲疑不決。無論古今中外，出處進退之際，是不能不多作一番考慮的。

一封信比千鈞重

當我還未作出決定的時候，王將軍已來信催促了。辭意懇切，今節錄如次：

「惠書所示各節，實屬常情常理，未可厚非。惟革命乃非常之事業，有時乃須有非常之道以處人處事。否則，不足以適應革命之需要，本部之必欲羅致女士，非僅在求才，同時亦爲一項實驗，其爲成功或失敗，皆爲本部之所需也。何況女士對三民主義之信仰堅定，對反共之態度積極，且具有忠貞之革命歷史，已爲本部所深知耶？至於顧慮或有誤會者，當可以事實消除之。若應爲之事恐將或有誤會者而不爲，則何事可爲？此不但非革命非常之道，恐亦非常情常理也。故望仍照原議，不必顧慮爲禱。」

這封信裏邊，包含着無數的人與事。六十歲以上的讀者，可能會在他的字裏行間，發掘出無數的問題來。要不然就祇好在近代史中去找尋答案了。讀者聽了我的話，或者會對此作會心的一笑吧？

至於我呢？我曾將此信反復研讀以後，便恍然大悟，並立刻辭去××圖書公司的職務，毅然決定了到王將軍那邊去。

將軍親自坐車來接，還帶了一名工友，替我搬運行李。但我并無多少東西，一個鋪蓋，一小箱書，和一袋盥洗用品，便是我全部的行李了。在孫太太的惜別聲中，我和王將軍坐上了車子。

車程已到半路，我忽然發現，忘記將帳頂的藤圈帶來。將軍說：「郊外有蚊子，沒有帳子不行。」於是立命司機，把車子掉頭，再回去拿帳頂。

此雖小事，但我却已看出王將軍待人厚道，而且心細如髮的。我在他手下做事，必須十分努力和小心謹慎，不負王將軍的厚望才好。

門牆桃李欣欣向榮

我進入訓練班的場面是感人的；王將軍把所有的同仁，薦任以上職級的，一齊召集到會議廳來，一一給我介紹，對於我，又說了許多溢美之詞，使人慚感。我發現其中一人，面有慍色，我深怕又來個陳百村第二。不免有點戒心。其後，他看到了我的詩文，表示佩服，反而成爲全訓練班中最了解我的一人了。於是我又發現了一條定律，凡是不肯人云亦云的，倒是可交的朋友，那些唯唯否否的，却是靠不住的。

我有一間專用的辦公室，和私人會客室。班上女同事也有好幾位，學歷都不太高，對我也極恭敬。學員有五、六十人。都是有志爲國工作的女青年。我一向和青年人有緣，相處不到一個星期，便親如家人了。王將軍以政治部主任，兼訓練班的主任，因此我們在文字上，都稱他爲「兼主任」。

副主任袁祖恢先生。（今住台北，依然在爲警備司令部某一單位做事。）他是湖北人，對人的尊稱爲「你家」。我到職一星期以後，袁副主任說：「你家沒有來的時候，女生班上鬧得轟轟聲。兼主任自己去

管，也管不了。打從你家來了，女生班完全變了，變得整齊嚴肅，秩序良好，同學們的功課，也有顯著的進步。」

我謙遜道：「副主任過獎了。我也不過循序而行，說不上有什麼貢獻。」

每逢開會，兼主任必然把我的名字提出來，當衆誇獎一番。因我以女生班主任，兼主學生雜誌的編務。確比其他同仁要辛苦一點。但是我却感到很恐懼，因為從前在軍委會政治部的時候，就爲了深得主管的器重，遂因被妒忌而遭排擠。散會後，（王將軍因公忙，即行離去。）我乃去見袁副主任，請有便代爲轉告王將軍，勿再當衆表揚，免我受累等等。

副主任笑道：「他家也不是隨便肯稱讚人的，你家確是能幹又熱心，他家才如此說的。」

實際上，我的兼差很多，王將軍常要我代他寫文章，作序，或論文，重要書信等，隨時交辦，性質不一。我寫了以後呈上去，將軍看過，總是批個「可」字，就交給我去發排或是交給有關單位繕發去了。原來這個班上自有印刷廠，自己可以排印書籍的。於是我終日碌碌於女生班和印刷廠之間，日無暇晷。可是工作雖忙，心上却是很愉快的。

我現在用不到憂讒畏譏了。因爲王將軍的不聽小話，正與羅將軍相同。如其有張三向他說李四壞話的，他就要張三拿證據來。張三拿不出證據，王將軍認爲張三破壞團結，就把他開除了。因此人人引以爲鑑，讒言謔語，在這個班上絕對不會發生的。我可放心去做我應該做的事了。

女同學們，都對我很好。其中有少數自恃才高，眼睛生在頭頂上的，讀了我的一篇「時事述評」——發表在學生月刊上的，也都折服，對我表示了由衷的愛敬。

這些女生畢業後，或出國留學，或結婚生子。每逢聖誕，或教師節，必有賀卡寄來，我也一定回復。直到現在，快十多年了，師生間的敬愛之情，從未減少，這實在是值得我人引以為慰的。

說到王超凡將軍的為人，他可以說是一位政治家，他做事一絲不苟，忠貞爲國。乍一見，我就知道他有很大的抱負。果然，我的所見不謬。

相處愈久，也愈能領會一個人的內心，和他的性格。

王將軍是外貌仁慈而內心精明的一人，他是位資深的政工人員，這是衆所周知的。但他對我說：「幹政治，要深要大。」

這話，我倒還是第一次聽見，依我過去的經驗，一般都以嚴刻爲高，而以察察爲明。從未聽說過「寬大」和「深厚」這些字眼。因此特地把他記在這裏，以供參考。

主管與幕僚的比重

我接事一個星期以後，省府的委令來了。

王將軍鄭重其事地到班上來，爲我佈達命令。他手執省令，莊嚴地站在台上。我則肅立台下。命令很

簡單：

「今派楮問鵬爲生產教育實驗所女生班主任訓導。此令。」

這在我的一生中，還是第一次的經歷。說來真是慚愧。在此以前，我曾接到過無數次的委令，却不曾有過一次佈達的儀式，就是同輩的「長衫同志」們也未見一人，接受過佈達。莫非主管與幕僚的分別，即在於此嗎？我今雖說僅僅是一個小單位的主管，但所負的責任却很重。在此以前，我是客，今後我是主了，在恭送王將軍到班門口的時候，王將軍向我深深一鞠躬，口中說的是：「辛苦——辛苦！」這也是第一次。回憶在十八軍，第三路軍的時代，工作的辛勞，甚於今日，但主官從不會對我說過「辛苦」兩字。

不久，警備總司令陳大慶上將來班參觀。我送他出門時，他也向我鞠躬，連說：「辛苦：」

這就是主管人員的受人重視，與幕僚的不值錢了（？）

因爲北大屢經播遷，羅家倫學長又臥病不能言語，我的學歷證件無法找到。人事室的吳主任便說：「有著作也可以替代。」於是我將一些文言舊作，趕印一冊，題曰：「舒華文待。」（後又充實內容，改名「禾廬文錄」）請羅將軍爲我寫序，連同證件，送去銓敘。結果銓定爲薦任十級。比之我以前在軍政部（民廿五年）所敘的軍簡三階，這一交確是跌得太重了。但如退一步想，若非王將軍爲我找到老歷及羅、郭兩先生的作證，只怕連薦任十級也敘不到呢？人是應該知足的。

知人善任 喜怒有節

如今每月薪津，一總不到七百元，比××圖書公司差遠了。但我究竟是在爲國家做事，而不是替商人做賺錢的工具啊！

尤其跟着王將軍做事。他是一位外寬仁而內心精明的人，已如上述。他知人善任，對內，讒言不入，使同仁都能安心工作。對外，不詔上欺下。他認爲不足以佩服的人，任你的官再高，他也會來一個相應不理。這也許是他做了許多年，還祇是一員少將的原因之一？但是他的這種性格，我倒是極爲敬佩的。其實他對部下，也并不一律以笑臉相見的。他如認爲某人工作不甚使他滿意時，他也要以怒容相向，但決不會罵人。

這個訓練班是王將軍一手創建起來的，規模甚大，大禮堂，名爲中正堂，可容一二千人的座位，前低後高，適合全座人的觀覽。有一舞台，平時舉行紀念週、演講會，又可作爲演劇的場所。有一幅紫色絲絨的幔，平時下垂，演劇時則作爲幕布之用，這紫色絲絨的下邊，皆用金線繡出圖案。

來參觀的人都十分稱讚，說各大學還沒有這樣的規模與設備呢。

有一次，班上男女生演出話劇「盡瘁留芳」，編劇人是一位有名的立法委員某女士，某些人士，對她是相當捧場的。但那天，班上並沒有請她，她却自來，開幕以前，已經坐好在台上了。王將軍一見，

大爲不快，認爲她不該來干擾我們的演出。他竟板着臉，連個招呼也不打。

我覺得未免使對方太難堪了。我和她雖然不熟，但在重慶時，也曾見過一面，此時祇好以主人之一的身份，上台去和她寒暄幾句。

演這齣「盡」劇以前，我們自有名教授（即爲不久以前去世的王慰誠先生）導演，而且早已排練純熟，無需原作者再來指導，所以在演出時，她祇在一旁觀賞，並沒有參加意見。她大約自恃地位高，認爲我們一定會歡迎她的吧？豈知王將軍始終不予理會，相距咫尺，視而不見。

劇終散會，還是我送她上交通車回台北的，王將軍也未請她坐他的車一同回去。這不過是一個例子罷了。他對於人與人間（我不喜用人際兩字）的一切，極有分寸。他的禮遇也是因人而異的。一般人都以王將軍爲好好先生，祇有我知道他是個極精細的人，更長於知人。就以我爲例吧，他一見就知道我的性格，功名利祿，都打不動我，祇有禮貌與感情，才能夠拉住我，而爲他所用。

此時的我除開兩種明顯的職務外，還有不爲衆人所知的，就是辦理一些密件。這件事，除開安全室外，別의同事，是無所知的。密件的草稿，我也隨時焚燬。而每天的交通車上，有一鎖好的公文袋，這中間十次倒有九次有我的文件在內。王將軍因忙不能常來班上，可是人事，經理兩項，他是決不假手於人的，這就是他的精明處。不過王將軍對我確是好，考績總是甲等，那些年，甲等可以升兩級，不久，我已升到薦任四級了。（其後考績法略有更改，甲等亦祇升一級。我辦理自願退休時，爲薦任三級，王將軍已歸

道山很久了。)

但我的腸胃病，尤其從恩施帶出來的怪病之一——腸潰瘍，却一直沒有斷根，時常要發作。一發作，就不能坐，也不能站。但公事不可不辦：我就靠在床上，用講義夾子墊着批閱公文。

王將軍知道了，便親來慰問，又親自爲我去買針藥，連夜叫護士來爲我打針。又常送高麗蔘和一些補品。使我過意不去。原因是我的薪水實在不夠支付真兒的醫藥費。（兼職不兼薪）不得不抽空寫些文章來賣，以便貼補用度。現在我的「燼餘集」中，十之八九的作品，就在那個時候完成的。過份辛勞，也許是引發宿疾的原因之一吧！

真兒病癒入農復會

這期間，却有一樁值得欣喜的事。蒙陳夫人找了一位名醫，把真兒的病治好了，不但打掉了十二指腸蟲，和蟻蟲，還把一些不明來歷的病原菌，也一併清除出去了。在烏日所中的病毒，才算全部被消滅。陳夫人的大德，使我母子終生感激！真兒恢復健康以後，即入農復會供職。我每月的薪水，可以替自己買點必要的用品了。記得第一次買的是一頂帳子，那舊的已破得擋不住蚊子的侵襲。有了新帳子，使我睡得安穩多了，精神也漸漸好起來。